

朝花夕拾

陈仓风情

◎王文丽

的麻花和酥软香甜的糖糕会不断冲击你的味蕾；那雪白的棉花糖会被几个小孩子左一口右一口瞬间围攻掉；色彩缤纷的布匹摊位前，年轻貌美的女子为自己精挑细选着嫁妆，欢喜的目光会被一幅鸳鸯图被面吸引，想必，这一定是最中意的了；耕作使用的各种农具前，细心的农人会拿起一把锄头，试试，再比画一番。也会握住一把镰刀，看看弯度，手指搭在镰刃上，眯着眼睛看看锋利度；会场的偏僻处，等待新主人的牛羊猪崽，期待的眼神四处张望……如今的虢镇四月八会，已经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里，延续着。

春风和煦的三月，陈仓塬上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蛰居一冬的麦苗在微风中清醒，青青的苗儿舒展开身姿，随风起舞。农田里已有勤劳的庄稼人在弯腰收拾地里的杂草，初春的风儿一阵阵拂过脸庞，路边的迎春花在风中含笑，春天已经扑面而来。宽阔的柏油路一直向北延伸，乡道两旁的柳树，已在春风中吐露新芽，许多不知名的花儿也已陆续绽放。

放出靓丽的花蕾，水泥铺就的乡村小道宽阔整洁，整齐的红砖瓦房，都在展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面貌，车辆行驶的路途，形似小别墅的农居，格外醒目。

二十多年前的乡村是贫瘠又朴素的，泥泞的乡间小道，土坯的房舍，村庄上空炊烟袅袅，路边树桩上总能看到拴着的牛羊，时不时发出“哞——”“咩——”的声音。夕阳西下，也能遇到下地归来扛着锄头和锄头的农人。走进村庄，村口那棵槐树下坐着拉家常的老人，历经岁月磨砺的脸上，写满慈祥与沧桑，嬉戏的顽童，远远跑过来，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一番陌生的我，然后欢呼一声张开双臂跑掉。

秋收过后，几场风儿吹过，院子里的柿子树便落光了叶子，这时，公公和婆婆便找出一根长长的竹竿，在顶端绑上一个简制的铁丝钩，举起来，对准柿子树的枝丫处，转动几下，挂满柿子的枝干就落了地，婆婆将硬生生的柿子一一码放在预先准备好的木盘里。等我们再次回去时，挑出一些软透的、无任何疤痕的柿子递给我，再看我小心翼翼品

尝着、夸赞着，她总会心满意足地笑起来，那笑容在秋风里是温暖的。

到了冬季，风雪弥漫的乡村是安静的、洁白的。整个田野酣睡在白雪覆盖之下，仿佛一幅隽永的乡村水墨画。牛羊进了圈，隔着墙，仍能听到“哞——”“咩——”声。这个时节，是勤劳的庄稼人一年中最清闲的时候，他们会在饭后串个门，围坐在邻家的炕头扯着嗓子闲侃，看心灵手巧的妇人们手持剪刀，为即将到来的新春剪上一个大大的“福”字，在说说笑笑中，再为各自家中的木格窗上剪出一幅幅灵动的大红窗花。

如今的乡村，已不是我初识时的模样。从前广阔田野上，农业现代化产业园随处可见，毗邻的高速路上车辆飞驰而过，乡道两旁又开出了新的花蕾，家家户户门前一方小小的菜畦里，种植着时令蔬菜。回到久别的老屋，寂静的院子已没有了公公婆婆的身影。三年前，当婆婆追随公公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回到乡村的次数愈加少了，但生命中的这份亲情，却早已根植在这里，温暖着岁月。

千阳之行

◎冉学东

虽多次去过宝鸡，但是宝鸡北部的千阳县，我却始终没有去过，听说千阳有不同寻常之美，因此在梦里，它早已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了。一次采风之旅，使我着实实在真切地感受到千阳县绚丽多姿的人文之美。

这日晌午，来到一个小镇，穿过一个村庄，漫步田间地头，一阵阵的果香味扑面而来，禁不住诱惑的我们走进果园一探究竟。主家拿来红彤彤的苹果给我们尝，言谈中方才得知，他并非简单的买卖人，而是西农大的杨教授，送我们吃的甜到心的苹果是他科技研发的新品种。听杨教授讲了很多科技研发的新鲜事，还听闻他以点带面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致富经，我这才明白科技才是生产力，而农业的唯一出路就是科技兴农。

近年来文化赋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千阳县的妇女们更是巾帼不让须眉，若不信你来千阳走走，这里定会令你耳目一新。我们来到一家村办的刺绣厂里，心灵手巧的妇女们在刺绣厂的院落里扎堆干活。她们围坐在一起，手指戴着顶针穿针引线，绳子从孔里穿过，一孔挨着一孔，一线挨着一线，密密麻麻，密不透风地纳着鞋底。等这边的鞋底做好后，有人在一旁缝纫机上做绒布鞋套，上鞋帮，做鞋的活路才算告尾。此外，老汉抽烟、村妇洗衣、老婆赶集等关中人常见的画面也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拽回到那个曾经回味无穷的年代。

饭罢，我们驱车来到千

湖国家湿地公园，此地呈南北走向，湿地公园内水质清澈，微波起伏，水天一色。而湖面四周极尽满目的灌木丛林，也许是因气候适宜或是因依山傍水，此处俨然成了花脸鸭、针尾鸭、绿翅鸭、赤颈鸭、白鹭等一些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因此，湿地公园顺理成章成为内陆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栖息站。

我们走进千阳湖的最里端，一处人工沙滩上，游人惬意地荡着秋千。走近湖面，一袭白裙子的少女在湖边独自散步。落在湖边的白鹭却一动不动，人与鸟类和谐共处场景实为少见，大都市赶来的摄影师立刻抓住机会，选好位置“咔嚓”“咔嚓”拍起照来。我们徜徉在沙滩上，转而又漫步至一处白桦林，沿着木桥一直走去，曲径通幽，走完白桦林便是一片芦苇荡。此刻我恍惚回到童年的时光，芦苇荡曾是我小时候与小伙伴嬉戏打水仗的乐园。

燕仪广场的望鲁台算是千阳县闻名遐迩的另一个景区了。提到燕仪，熟知孔孟文化的人大多都知道，燕仪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学来儒家文化返回家乡，修建起一座望鲁台，表达他思念老师之情，燕仪尊师之举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典范，故而望鲁台被世人称为中华尊师第一台。采风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行登上望鲁台极目四望，顿感心旷神怡，山水相间的一座小城，轮廓美不胜收。这不，一处台塬被红叶装点，一汪湖水碧波荡漾，几重山脉若隐若现，更远更高的天空上一群白鹭自由飞翔……

盈盈杏河水

◎杨岚

我家乡的小镇旁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不知是镇因河得名，还是河因镇而得名，镇是杏河镇，河叫杏子河。

在我的记忆里，杏子河并不是一条小河，河道平坦宽阔，河水盈盈，水流不徐不疾，天气晴朗时，阳光打在水面上，像镜子一般，晃得人睁不开眼。河边平日里人烟稀少，河水缓缓流淌，静如处子，默默地守候在小镇的不远处，使这个清寒的小镇有了几分灵气，也给小镇平添了几分明

净，与几分美丽。

倘若遇上干旱时节，河里的水流会变得细而清澈，站在横跨东西两岸的杏子河大桥上向下望去，细细的河流像一条锦织的丝带，蜿蜒地飘荡在小镇西侧的谷底，使得小镇看起来别具一番韵味。河床上铺满了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石头，以白色居多，远远望去，就像去河边饮水的羊群。

可要是遇上了雨季，河水涨满，水位高且浑浊，水流加速，浩浩荡荡，依然是一条大河向东流的滔滔不绝之势，推动着小镇的经济一日千里。倘若遇上暴雨，山洪暴发之时，往日温柔的河流忽然就会变得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猛兽，呼啸着向山谷间奔腾而来，巨浪翻滚，无人能够阻挡。

每年到了溽暑天气，大人们会带上孩子下到河里游泳、捉小鱼与小蝌蚪；冬天冰封了水面后，孩子们又会成群结队地带上冰车去河面上滑冰。早些年小镇的经济比较

萧条，没有幼儿园与游乐场，这条河，可能就是孩子们心中的乐园了。

我对杏子河有种特殊的感情，记得那年中考前的一段时间，我住在杏子河大桥边的姐姐家里，每天早晨六点钟准时到大桥下的河边去背书。中午最热的时候，怕在家里打瞌睡，我也会带上书本坐在河边去学习。夏天的河边安静凉爽，让人头脑清醒，不容易犯困，万一困了，还可以随手撩一捧水来喝，或者用清凉的河水洗脸，立即就会变得神清气爽，读书也就容易入心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会在黄昏时，站在杏子河大桥上，看桥下被夕阳染红的河水，望着滚滚逝去的水流而怅惘。

杏子河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装点小镇的风景，它还是小镇的命脉，是母亲河，因为那时它是小镇唯一的饮用水源。多少年来，杏子河用自己清冽的水质默默地滋养着这里的一切生灵，也迎来送往着坐落在它岸边那一所中学里的豆蔻少女与翩翩少年。每一年，都会有一批载着青春梦想的男孩女孩，带着喜悦的心

情踏过杏子河大桥，去县城或者更远的地方去追逐梦想，杏子河却始终波澜不惊的眼神目送他们离开，又以“哗哗”的欢呼声迎来下一批懵懂少年。它总是缓缓地流淌，流进延河，汇入大海，携着不知多少人的青春越走越远，在她的记忆里，不知是否存留着关于我们青春的底片。

时至今日，三十年已然过去，前些年回乡，每次路过杏子河大桥，发现河水在渐渐消瘦，今年回去时，发现它的身姿已细如脉管，几近干涸，河道两旁杂草丛生，全然不见了当年那抹俏丽的情影。杏子河老去了，可它年轻时美丽丰盈的模样偶尔还会出现我的梦里，也不知为何，梦中的杏子河总是一片汪洋，或是水势凶猛，我时常站在岸边迷惘徘徊，找不到渡口，成为我梦中永远远不过的一条河流。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可记忆却永不褪色，杏子河与我们的青春，一起被我完好地封存于心底，无论它经历多少沧桑，可在我心里，它依然丰神绰约，浩浩荡荡，奔流不息……

村庄

◎王商君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知晓村庄分为乡村的村庄和城市的村庄，因为我的一个姑姑就嫁到城市的村庄。那时候，他们主要为城市种蔬菜，所以叫菜业队。城市村庄的农民们收入高，经济条件好，“嫁城”成为那个年代女孩子的美好梦想。

前些年，我这个从小在乡村生活的青年来到城市打拼，扛着铺盖卷走进一个名叫八里村的村子，与很多和我一样来城市打工的人住在一起。城市里的村庄杂居着五湖四海的人，南腔北调里透射出城中村独有的繁华，这种让人落寞、思乡的心境也很难言说。城市村庄路边的各种小吃摊和商品摊，满地纸巾苍蝇乱飞的小餐馆，气味让人窒息的垃圾台和公共厕所。街道边上的台球案子象棋、扑克牌、麻将摊子边早晚围满了人，还有那些蹲在路边的咀嚼袋花生喝着白酒的打工汉，粗声高嗓……

我对乡村的村庄记忆

是鲜活和热闹的。一群狗，几窝鸡，一群牲口，一伙辛劳的男人和女人，一伙疯野奔跑嬉戏的小孩子。年节，回乡的人让村庄泛起那么一层波澜，但很快又恢复到先前的那种宁静。

光阴似箭，当我再次回到曾经居住过的城市的村庄时，已经有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两边耸立起一栋栋高楼，那个人流如织的村庄不复存在了，这些曾酝酿过打工人最初梦想的地方已经融入都市，变成了一个地名或者成为公交、地铁的站点，勾起回忆。

曾经在城市的村庄打拼、扎根，实现梦想的那么一群人，被乡村的村庄和独特的乡音吸引，在每年春节之前，如倦鸟归巢。随后又很快告别父母和发小、告别乡下的村庄，重启自己城市生活打拼的按钮。

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城市的村庄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现代而繁忙。乡下的村庄却如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牵挂着我的乡愁。